

油畫呈現的「盡」是如此貼地

文·曾家輝 從事傳媒多年，現除寫文章外，亦參與籌劃藝術展覽活動及藝術家經理人工作

早前筆者看到有評論指出，油畫歷史悠久，但在當代藝術市場早已失去吸引力，甚至有些大師的油畫作品在拍賣中出現流拍，近年都是跨媒介及裝置藝術的天下，好像油畫成為了文物級的藝術產物，這是真的嗎？因為歷史悠久，就要被認為是與時代脫節，那麼因為有網絡，就可以將所有書本、報刊及印刷品放進博物館裏了嗎？

生活雜物的感動

筆者早前去了一新美術館舉辦的「香港新晉油畫家：不凡時代」展覽（展期至2017年1月7日）時，一新美術館今次特別找來6位本地新晉藝術家，包括姚志良、胡浚諺、呂華、宋嘉恩、周雅晶及顏潔明的45幅油畫作品。跟部分參展藝術家說到油畫問題時，他們都說沒有覺得油畫是過時，或媒介存在「過時」的問題，就如胡浚諺所言：「你覺得多媒體裝置很新嗎，但技術總會有更先進的，油彩也好，水彩也好，又或其他，對藝術家來說，也只是一種工具，沒有新舊之分，你作品好，就是好。」



胡浚諺的浴室

或者，是有些人對油畫有一種既有觀念，以為還是在外國博物館或藝術館中看到的那些靜物、人像、風景或宗教畫，但看到今次展品，這種看法是片面的。筆者特別喜歡胡浚諺一系列以他日常生活為內容的作品，畫的都是他工作及生活居所，如浴室的窗前、馬桶上的雜物、天台上的矮檸檬樹、飯桌上的碗碟等，又或是元朗屋前的一片土地，畫的可能是看到的事物，但呈現的是生活的日常點滴，是一種將生活片刻記錄下來的感覺，對筆者來說，不是一種單純的描繪，而是流露一份實在的小確幸。



潛行者

廢車場中的存在反思

另外，姚志良的兩幅《半個人的時代》系列分別以「潛行者」及「湮沒」為題，都是在一個很亂的廢車場中，有個像是穿著防護衣的太空人在搜尋着什麼，看似是在畫一個電影場景，但你有沒有想過其實藝術家是想說，因為城市發展，令新界出現很多類似廢車場、回收場的地方，因為城市化、工業化，所以令土地，以至人際關係等也出現異常，出現了好似只穿著保護衣，但看不到樣子及靈魂存在的人；以及一大堆有車的外殼，但早已沒有內部零件已報廢的汽車，是對存在的一種探討。

又或是呂華展出的一系列以人的裸露背部為內容的作品，以及以夜照為內容的《景·夜幕巡》系列，前者看到的是一些背着你、只露出背部的人，彷彿是表現出一種跟你沒話說，沒交流的狀態，而夜景中的那些遠山及近景，孤寂一片，是人也好，是景也好，都像在流露出對人的那種疏離感。

用畫像不是要寫實地呈現什麼人或物，不是要將眼前之物巨細無遺地畫出來，藝術家不是純粹的畫匠，不再是古代畫家為皇帝、富人畫的肖像或風景畫了。當代藝術品創作的靈感泉源來自生活，但必須經過藝術家把這些生活信息加以消化提煉，才能成為感動觀眾的作品。藝術家或許並不能解決社會問題，但是通過藝術作品的展示，可以吸引更多關注，從而展開討論。藝術家不是孤芳自賞，亦要進入生活，才會指出社會的問題所在，創作出來的藝術作品才會具有真正的價值。如果說油畫是過時之物，那麼什麼藝術才不過時，人要活在當下，藝術何嘗不也是要活在當下呢。